

新海絲 新夢想 之 福州

伴海生

因海興



開閩王高瞻遠矚闢甘棠港

在福州整個「海絲」的歷史發展中，有兩個著名的歷史人物不得不提，一個是唐末五代時期在福州建立閩國的王審知，另一個就是為大家所熟悉的七下西洋的航海家鄭和。

說起王審知，在眾多歷史學家看來，這是一位具有高瞻遠矚，鼓勵貿易、招徠海中番夷商賈的良主明君。王審知治閩時，致力發展海上交通。他從治理福州對外交通的航道入手，下令鑿去位於福州之北的黃崎海道中梗舟之巨石，開闢甘棠港。

在王審知治閩前的隋唐時期，隨著社會經濟的繁榮，對外經濟、文化交流的擴大，和航海技術的進步，福州港在南北海運中的中心位置，又重新受到重視，海上交通事業再度勃興。與海外諸多國家和地區如朝鮮、日本、東南亞及西亞諸國，波斯、安錫等地的海上交通在前代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，外貿活躍，各國商人接踵而至。

唐末五代，王審知在此建立閩國，但此地地狹民少，經濟落後，百廢待興，實力不足。為了保全閩國

勢力，王氏審時度勢，在前人的發展基礎上，積極發展生產力，開拓進取，鼓勵發展貿易。在政治上交好中原王朝，上表稱臣，藉此牽制強鄰；在經濟上則鼓勵對外通商，征取商利，以充國用。當時由於閩西、閩北對外陸路交通不便，不得不依賴東面的海上交通，發展海外貿易。總的來說，王審知在此開闢甘棠港，是有其客觀的需要的。

王審知發展海上交通的目的。一是，招徠海外蠻夷商賈，擴大與朝鮮、日本、東南亞諸國的海上貿易；二是，溝通南北海上聯繫與五代王朝保持友好關係，並將從海外貿易中得來的金銀、香藥、犀角、象牙、珍珠、玳瑁、薔薇水等以「朝貢」的形式轉販北方，以賺取利潤。當時北方的廣闊市場，正是閩國發展海外貿易的依託。往北方諸港的福州以北航線是否暢通，對閩國政權來說至關重要。

閩王祠始建於五代，坐北朝南，原為五代時期閩王王審知居住的府第。王審知治閩 29 年間，促進了福建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發展，政績卓越，後人譽稱「開閩王」。

長樂太平港見證七下西洋

在世界的航海史上，人們不得不提的一個偉大人物——明朝時期從長樂太平港出發七下西洋的著名航海家鄭和，其七次遠洋航行在其規模和所取得的成就上是史無前例的，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到巔峰。

鄭和下西洋每一次都要先到福州長樂太平港，「累駐於斯，伺風開洋」。由此看來，長樂太平港就是駐泊基地和開洋起點。鄭和在此招募水手、修造船舶、補給糧草，並等候季風以適時揚帆出海。

走在長樂太平港上，我們可以遙想當年鄭和舟師下西洋的壯觀場面 and 恢宏氣勢——旌旗蔽日、浩浩蕩蕩千帆競發，滿載一船舶的絲綢、陶瓷等貨物順風南下，帶著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友好情誼去征服海洋。

「天妃靈應之記碑」是鄭和下西洋的最好見證。碑通

高 1.62 米，碑體寬 0.78 米，厚約 0.16 米。碑用黑色頁岩作為原料，碑額刻有祥雲捧日圖案，中央是篆書「天妃靈應之記」，兩旁陰刻如意雲水紋，碑體四周邊框刻有纏枝番蓮紋。碑文有 31 行，一共 1177 字，記述了鄭和前六次下西洋的經過以及第七次下西洋的任務、航行時間、船隻、人員等情況。

後人為了紀念為海上絲綢之路做出巨大貢獻的鄭和，其七下西洋的足跡在今天的長樂依然清晰可尋。長樂市興建了鄭和廣場，建成鄭和航海館、鄭和巨雕、三寶亭、太平港帥營、鄭和船、祭海壇、鄭和舟師起錨處等多處紀念性建築景觀。行走在長樂街頭，鄭和的影子隨處可見，如鄭和公園、鄭和路、鄭和橋、鄭和大酒店等，足見鄭和對後世長樂人的貢獻和影響。

婉約與豪放 福州的 A B 面

晴更好，約略西施未嫁」。

當年漂泊至福州的郁達夫，也對福州溫泉贊賞有加，多情才子戀上了這座城市。郁達夫覺得福州實為寶地，「比別處稍覺得奢侈」，非未到過福州的人所能想象。

這裏是寶地，也是福地。福州人久居盆地，自然條件優越，他們常常自稱住在有福之州。有句福州話叫「七溜八溜，不出福州」，意思便是走南闖北還是福州最好。福州人因而自得其樂，很容易滿足，「不求神仙福，只求保平安」。

但溫婉安逸只是福州的 A 面，開放包容的海洋性格是福州的 B 面。因海而生，由海而始。潮漲潮落，歷史輪轉，海洋孕育了福州這

座城市，並形成了深厚的積澱，海洋文明成為福州永不褪色的歷史底色。

著眼全球的國家戰略、波瀾壯闊的藍色海洋，開啓了福州經略海洋的新航程。眼下，福州正加快建设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樞紐城市。在剛剛閉幕的第十六屆海交會上，福州成功舉辦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映像展、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市長（高峰）論壇、福州市企業家大會等一系列活動，邁出了再續輝煌的重要一步。在共建 21 世紀「海絲」經濟圈上，一向低調的福州當仁不讓，一馬當先地走在了兄弟省市的前面。

李穎

福州「海絲」史話興衰

當時作坊、店舖與商行會館雜陳的街市遺蹟，海上絲綢之路帶動福州「使西南洋諸口鹹來互市」的繁榮景象可見一斑。

歷經千百年，福州港遺存著厚重的歷史印記和文化積澱。時至今日，織綬巷、橫錦巷、機房里，這些與紡織業相關的地名，無聲地見證著福州絲綢織造的輝煌，傳延著古代手工業文明的燦爛；迎龍橋、東岐碼頭、聖壽寶塔仍守望著福州港的繁榮，記憶著中外商賈往來的盛景。



鄭和雕像

記者手記

在內地省會城市中，福州是一座相對低調的城市。即便在省內，它也不是高高在上，以「老大哥」自居。有人說，它聚財不如泉州，聲名不如廈門，做佛被遺忘在歷史的後排。

但隨著你對這座城市更深入的了解，就會發現，福州的低調緣於閩人的務實，低調並不能掩蓋這座「有福之州」厚重的歷史底蘊，以及其背後積聚的潛能。須知這座城市誕生了林則徐與嚴復。

在三坊七巷街口，一座雅致的獨門小院引人矚目，這是曾寫下情真意切的絕筆《與妻書》的林覺民的故居。更令人驚訝的是，這座房子也是著名作家謝冰心的故

居。原來，在林覺民就義後，父親林孝穎為逃避清兵的追殺帶領全家躲到福州遠郊，謝家便買了此居，民國建立前後，冰心(謝婉瑩)曾居此。而且近代才女林徽因作為林覺民的姪女曾在此居住。一處民居住三個名人，福州的不簡單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榕樹之下，溫泉之上。溫暖的水流在城市地下奔湧，綿長的泉脈也給福州人帶來獨特的享受。這也就不難解釋，為何那麼多文人騷客，歡喜住在福州。連時常拍欄街冠的辛棄疾，到了福州，也不覺覺得溫柔婉約。他在雨中漫步於福州西湖湖畔，並吟道「煙雨偏宜

「海絲」足跡

在福州可以看到，一些經過風雨飄搖年代，歷經時代變遷的歷史遺蹟至今仍保存完好，通過古墓碑裏的記載和古碼頭的歷史痕跡，過去的輝煌歷史盡展眼前。

●恩賜瑯琊郡王德政碑

位於鼓樓區慶城路閩王祠內。唐天祐三年(906 年)敕立。碑文記載了王審知家世及其治閩政績，其中多處記載了唐末五代福州與東南亞、阿拉伯等國家進行海外貿易的相關內容，有力地證明了福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節點。

●懷安窯址

位於倉山區淮安村。窯址分布面積達 8 萬多平方米，1982 年考古發掘。該窯址所燒造的瓷器大量外銷日本等地，在日本鴻臚館遺址和沉船中均有發現，見證了福州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興盛，是研究南朝至唐五代福建陶瓷燒造技術及陶瓷外銷的重要資料。

●邢港碼頭(迎龍橋)

位於馬尾區閩安村。邢港碼頭分佈於迎龍橋南、北兩側，呈內八字形排列。迎龍橋始建於唐末，橫跨邢港。柱頭所刻寶盒、蓮花、海獸等為唐代原構，也存留獅子戲球等明代構件。邢港碼頭與迎龍橋的修建，溝通了邢港南北岸的交通，見證了繁盛的海外貿易歷史。1991 年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。

●東岐碼頭

位於馬尾區東岐村，碼頭建造獨具匠心，是古代閩人對外商賈往來的重要碼頭。

●聖壽寶塔(天妃靈應之記碑)

位於長樂市吳航鎮塔山公園，是中國與西洋群島等亞非國家友好交流的歷史見證，是研究明代海外交通史及中外交往史的珍貴資料。聖壽寶塔，又稱三峰塔，宋政和七年(1117 年)建成。該塔是鄭和遠眺太平港的瞭望塔，也是船隊出入太平港的航標塔，是鄭和下西洋事件的重要物證。

●天妃靈應之記碑

位於長樂市鄭和史跡陳列館，明宣德六年(1431 年)立，全文 1177 字，詳細記載鄭和前六次下西洋的經過及第七次下西洋的任務等史實，是中國當今僅存的最原始詳細記載鄭和航海史實的珍貴資料碑刻。

●登文道碼頭

位於長樂市潭頭鎮文石村，是古代長樂商客出遠洋的始發地，是重要的商貿碼頭。附屬文物有明代摩崖題刻二方，清代碑刻三通。

迎龍橋與邢港碼頭、東岐碼頭、聖壽寶塔屬於海港設施類，見證了福州港作為海上貿易港口的地位與重要作用；懷安窯址作為外貿商品生產基地，是福州地區成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外銷瓷產地之一的重要佐證；恩賜瑯琊郡王德政碑、天妃靈應之記碑，真實記載了當年海上貿易盛況、當朝對外貿易政策、海內外民族生活習俗及東西方文化交流等歷史信息。



顯應宮